

芳草文库

叶梅文集

③ 散文卷

叶梅 著



猛地想起几番在梦里，
身子飘然于夜空，
眼前如墨，
耳畔掠过阵阵清冷的风，
正是在无所依傍的
寻觅之时，
突然感到
一片璀璨可人的灯火，
就在前方的大地上
不停闪烁，
心头顿时荡开层层热流。
原来那番情景，
就是在这里呵。

——《恩施六章》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叶梅 著

叶梅文集

③

散文卷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梅文集.散文卷/叶梅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9.1
芳草文库

ISBN 978-7-307-20668-7

I.叶… II.叶… III.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3825 号

责任编辑:杨 欢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22.75 字数: 423 千字 插页: 3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20668-7 定价: 158.00 元(全 3 册)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叶梅：

女，土家族，籍贯山东东阿，出生于湖北巴东。

毕业于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曾担任过湖北省建始县副县长、湖北省文联《艺术与时代》杂志主编、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作协《民族文学》杂志主编等职。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等奖项评委。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。

自1973年开始文艺创作并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及影视剧本等，代表作品有：小说集《花灯，像她那双眼睛》《撒忧的龙船河》《五月飞蛾》《最后的土司》《娃娃要过河》《歌棒》；散文集《我的西兰卡普》《朝发苍梧》《大翔凤》；长篇纪实作品《九种声音》《第一种爱》；电影剧本《男人河》，电视剧剧本《饭碗》《永远的妈妈》；评论研究集《叶梅研究专集》，等等。有多种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、蒙古、阿拉伯、保加利亚等文字。

总顾问：袁善腊

总策划：刘醒龙

芳草文库

刘益善文集

唐镇文集

刘富道文集

李绍六文集

李传锋文集

刘章仪文集

周翼南文集

陈美兰文集

李华章文集

叶梅文集

叶梅



《芳草文库》序

刘醒龙

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，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，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，后来平淡了些。二〇一五年年初，恰逢一场小聚，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，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。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。

世事流逝到今天，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，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。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，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，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，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。宁肯臭名远播，哪管丑态百出。忘却不该忘却的，强化不该强化的，是世情中一大不敬。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，好不容易才成，一来二往之间，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。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，若非上苍失察，弃之英年，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？同理，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，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？天地同根，不是没有高下之分，而是天有天的高度，地有地的厚重。

常住武汉三镇之人，最能体会大江东去、流水落花深意。也是体恤的缘故，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，以为勉励，兼作念想。朋友提议，饱含诗情，深藏灵性。没有太多商量，三言两语之间，就达成共识，以《芳草》杂志名义，逐年排选，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。只是由于执业所限，本套书只能以《芳草文库》相称，名头虽小，相信分量不轻。

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，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。然而，短短人生，包罗万象，其善其美，何止兴衰胜败！文学的存世与流传，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，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，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。人非草木，却如同草木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一，生命不能永恒，却绝对永恒，这是文学理由之二。文学根本理由是，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，在神与鬼、灵与欲、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，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。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

叶梅文集

散文卷

目 录

第一辑

有条河的名字叫龙船河	/ 713
娃娃过年	/ 716
夷水夜话	/ 721
老城、山村与乡亲	/ 726
恩施六章	/ 738
建始三日	/ 748
火车开进野三关	/ 751
仙女出没的九畹溪	/ 756
秀气小峰	/ 761
土菜	/ 763
醒事	/ 767
办家家	/ 769
亲爱的么舅	/ 771
清江记忆	/ 777
老师	/ 781
一双脚是怎样长大的	/ 788
父亲回家	/ 799
我的 2009	/ 804
母亲留给三峡的歌	/ 808
致鱼山	/ 817

第二辑

大翔凤与老地方	/ 825
---------	-------

世界究竟有多大	/ 827
从恩施开始写作	/ 830
八里庄的灯火	/ 834
田土司和顾彩	/ 837
请留下清澈的河流	/ 839
想象潜江	/ 842
眷念的蜜蜂	/ 844
宝岛行	/ 855
访美记	/ 860
努尔	/ 870
仙人乘鹤化一楼	/ 873
武汉女人	/ 877
东湖边的日子	/ 880
先人留下的种子	/ 894
好书不一定好读	/ 899
马识途：清江是我的第二故乡	/ 903
香江潮涌	/ 907
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	/ 918
筷子头上出逆子	/ 928

第三辑

公主海渡	/ 937
金银沙	/ 944
白音陈巴尔虎	/ 949
根河之恋	/ 952
厦门味道	/ 958
陵水长长	/ 960
去丽江的路上	/ 963
三朵	/ 995
棠梨花	/ 1000
又看昭通	/ 1004

澜沧江边的一天	/ 1012
凤尾竹下	/ 1018
火塘古歌	/ 1024
舞动的山冈	/ 1030
一眼望不到边	/ 1035
风和滇池的水	/ 1039
一声缠绵何处来	/ 1045
附录：叶梅创作年表	/ 1049

第一輯

有条河的名字叫龙船河

有一条小溪发源于神农架，曲折于巫峡之畔，主要在巴东境内江北地区。这溪玲珑秀丽却又不失湍急险恶，既温顺又刚烈，张弛有度，令我心仪。这溪就是神农溪。

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龙船河。

一条小溪因为地段的不同，人们可以将它叫出好些个名字，比如这溪，从前当地人大多叫它沿渡河，而靠近下游的一段，又被叫作龙船河。好比一个孩子有着学名，还有小名和昵称。而我喜欢叫它龙船河，因为一听这名字就立刻感到一种乡土家园的浓烈温暖，喜气洋洋地扑面而来。

五十年前我的母亲，那时一个不满十八周岁的孩子，便是背着背包，随着土改工作队乘坐“豌豆角”沿着龙船河去到山里。

很久以来，这溪面上的船具大多是一种叫作“豌豆角”的小船，窄窄的如同一只弯弯的豆角，那小心地坐在船上的人儿也就是豆米了。溪的历程险滩密布，往上走的船必得船工上岸拉纤，三五个全裸了身子的男人弓着腰，长长地拉着纤绳，将步子走成无数个之字，才能破开箭一般的急流，过了那滩去。母亲用一把油纸伞挡住自己的眼睛，峡谷里便只有了纤夫回荡的号子，没有了赤裸的晃动。她顺着那小溪来去了好几年，在她后来的讲述中就常常提到这里的故事。母亲是一个爱讲述的人。

我第一次来到龙船河是在十多年前。

兴许因为那里有过母亲的踪迹，便奇妙地感觉处处似曾相识，而那个正宗叫着龙船河的地方，一群当地山民的歌更使我惊喜亢奋不已。

那是一片与附近陡峭的峡谷显然不同的开阔之地，村舍周围果木成林，鸡鸣狗叫，一派温润，无论是上滩还是下河的人都必得到这里作短暂的歇息。那日，我们一行也上得岸去，好客的主人摆下了热热的苞谷酒，三巡过后，鼓声大作，一群汉子跳上堂来，表演了土家人的歌舞“跳丧”。“啊啊，撒忧儿嗨，撒忧儿嗨……”那歌声调高亢且富有强烈的穿透力，饱含生活的机智和历史的沧桑，让我深深地感动。

久居山野的土家人古来便信奉“天人合一”，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十分亲近，对于生命的来去因此而达观从容，把死亡看作生命的另一种方式，不过是踏进了生的另一道门槛。因此亲友离去之后，活着的人们不是以悲伤告别，而是载歌载舞欢送亡人的远行。歌者酣畅淋漓地吟唱亡人生前的事迹，还有古往今来的传说，通宵达旦，多者可达三天三夜。

在这之前，我也见到过许多农家的跳丧，但龙船河那位打鼓领唱的歌者显然是最好的。歌者那时不过二十来岁，长着一张很平常的瘦脸，但只要他手中的鼓捶一声敲响，他的两眼会顿时炯炯放光，满脸自在得意，人一下子变得潇洒自如，极为生动起来。随着他敲动着的不紧不慢却又动感极强的节奏，他晃动着身子，并不时随意地将歌唱翻上高八度，可将人的情绪提到极致，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在我后来的写作里，我便多次用到了龙船河这个名字。它是一个现实的世界，也成为我写作世界里一个极为亲切熟悉的家园。

有一位导演将我的中篇小说《撒忧的龙船河》拍成了电影，他和制片人都坚持将片名改作《男人河》，我心里一直存着遗憾，对那龙船河多有不舍。不过电影也就是在那溪里拍的，可惜拍摄的日子是在冬天，龙船河的水浅浅的，不似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水流湍急。导演在河里找了一块大石头，刻上了“朝我来”几个大字，造就了电影中的一个细节。后来乘船从溪面上游走的人们，都会指手画脚地看那块石头，多了一份谈资。

但那条小溪却在不断地变化着。

由于三峡工程的进行，大坝蓄水的时候，回水将进入这条小溪，旅游中引以为特色的乘坐“豌豆角”漂流将不可能在下游进行，而沿途的峡谷景点也会相应消失或者变矮，悬棺、栈道将会没入水底，觅食的猴子也将会搬到更高的山上……这些令人怅惘的担忧挂在许多人的嘴边。

去年夏初，我特地到了巴东，想在龙船河涨水之前，再一次看看它秀丽而又险峻的模样，想把那些悬棺、栈道等一切深深地留在记忆里。

人们还告诉我，三峡大坝的回水最终会涨到龙船河上游不远的罗坪，那是一块大山里少见的平阳大坝，足有上千亩良田。我从母亲的讲述里早已得知，当年她就是在那里丈量着土地，然后将它们一亩亩地分到欢天喜地的穷人手里。

于是我站在龙船河旁的山坡上久久地俯视那大田。

经过千百年的经营，它就像一张精心打造的棋盘，横竖有序、平平整整，绿茸茸的，可知世代官匪豪绅在那里演绎过多少血腥的故事。那块即将淹没的河滩是历朝历代的杀人场，到了夜间，小孩子绝不敢单独从那里走过，河滩上的阴风

会让人生出恶病。但无论是肥沃的土地还是杀人的河滩，都将会变成一片湖泊。

当时我想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文字记下它们。

今年六月的好几个日日夜夜里，在老人们心痛的注视下，水一寸寸、一圈圈地涨起来了，绿水淹没了旧日的故事留下的许多痕迹，慵懒地、平静地伸展着，自在的形式就好像它原本一直就是那样，从古至今。

当我随后再一次来到龙船河时，不由想到，来过这里或者熟悉这里的人会不会有一种惊慌，“周围”都到哪儿去了？

事实上，水的上涨是无声无息的，它丝毫没有惊天动地的喧哗，面对它的无声，所有的伤感和惆怅都似乎感觉欲哭无泪。

那块刻着“朝我来”的大石头也被淹没了，而且为了不影响小船的航道，还将它炸了一回，我从绿水荡漾的水面上经过的时候，人们指给我看炸药飘过的黄色痕迹，淡淡地残留在岩壁上。

只有龙船河畔的歌声让人寻找到从前。

就在罗坪附近那个酷似鸭子嘴的小山坡上，盖起了一群具有土家风格的亭台楼阁，可供人歇息，也可供人观看歌舞。随着咚咚敲响的鼓声，响起了一个高亢熟悉的声音，不由让人怦然心动，循声看去，正是当年领唱的歌者。十年过去，他显得越加游刃有余，炉火纯青。

我特地找到他，由衷地说非常喜欢他的鼓和歌，他高兴地笑了。

原来他姓谭，父母都会唱山歌，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了 500 多首，可以唱上几天几夜不重复，而这一带学唱的人有了好大一帮，他成了歌师傅。

于是我相信，一代又一代的，会重新唱熟那山和水，温润的、暖暖的家园。

(2004 年)

娃娃过年

过年，是应当有年味的。

娃娃对年的味道比大人敏感，那些妙处，是童年最有趣的记忆。

儿时在三峡一带住着，小小的巴东县城，一条独街，多是板壁屋、天梯巷、吊脚楼，从长江边曲里拐弯一直到金子山顶。房屋两侧多是橘树，每到晚秋初冬，小灯笼似的橘子就都红了，丛丛点点，好比娃娃的笑脸。

人走过道旁，橘的清香会触到鼻尖，跟随的娃娃仰着脸，也对着橘子笑。主人家会闻声追出门来，摘一个带着绿叶的橘子塞到娃娃怀里，娃娃舍不得吃，虽然自家橘树上也挂满了果，但似乎这橘的可爱更让娃娃喜欢，会一直握在手里。

橘子红了的时候，大人们就会念叨，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就又要过年了！听到这只言片语，娃娃们欣喜若狂，俗话说：“大人盼种田，细娃盼过年。”还有什么比过年更有趣，更让娃娃们期待呢？

首先是做糍粑，无论城乡，过年之前，粑粑是要打的。

家家户户泡了糯米，朝夕之间，雪白的米胀成一粒粒滚圆的珍珠，晶莹透亮。泡米的水来自三峡一道道清泉，三峡不仅属于万里长江，也属于高山峻岭之中流淌而来的无数美丽缠绵的小溪。巴东县城边就有一处叫作无源洞的，从洞里喷涌而出的清泉飞珠溅玉，清冽无比。巴东人唇红齿白，皮肤细嫩，都说跟这水有关。

且说泉水泡好糯米，再用青竹编织的笕箕沥干，然后上到甑子里蒸。柴火烧大火，半个时辰之后，蒸汽如峡谷冬日的白雾。那时我的嘎嘎——三峡人把外婆都叫嘎嘎，会拎起盖子，甑子是松木的，盖子却是竹篾织的，像一个斗笠扣在甑子上，嘎嘎剝出一团热腾腾的糯米，放进一个小碗，再拌上半勺白糖，然后朝着娃娃笑咪咪地递过来。

虽是隔着灶，娃娃早已闻到了香味，但娃娃耐着性子，她知道嘎嘎会想着她的。无论吃什么，好嘎嘎都会先给娃娃留一点，打糍粑之前娃娃也享受了特权，先尝了这香甜的米团，再心满意足地去看打粑粑。

蒸好的一团团糯米放在石碓里，大人们轮流扬起木槌，噔噔噔地打下去，那